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七八三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尚論篇

卷首篇
後篇

醫門法律

附寓意草

傷寒舌鑑

傷寒兼證析義

絳雪園古方選註

附得宜本草

清喻昌撰……………一

清喻昌撰……………二七一

清張登撰……………六九九

清張倬撰……………七三五

清王子接撰……………七七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尚論篇卷首

詳校官太醫院吏目臣宋桂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五

尚論篇

醫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論篇八卷

國朝喻昌撰昌字嘉言南昌人是書本名尚論

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其文過

繁難舉世稱尚論篇者省文也首為尚論大

意一篇謂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其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提要

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睹即傷寒論十卷亦

劫火之餘僅得之口授其篇目先後差錯賴

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

為校正晉太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

書共二十二篇今世所傳乃宋直秘閣林億

所校正宋人成無已所詮注

案成無已乃金
人此云宋誤謹

附訂於此二家過於尊信叔和往往先傳後經以

叔和緯翼之詞混編為仲景之書如一卷之

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則所為校正詮注乃仲景之不幸也程德齋因之作傷寒鈐既多不經王履又以傷寒例居前六經病次之類傷寒病又次之至若襍病襍脉與傷寒無預者皆畧去之定為二百八十三法亦無足取惟方有執作傷寒條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榮衛者分屬尤為

卓識而不達立言之旨者尚多於是重定此書以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為主病之大綱四序之中以冬月傷寒為大綱傷寒六經之中以太陽為大綱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榮風寒兩傷榮衛為大綱蓋諸家所註至昌而始變其例矣次為辨叔和編次之失一篇次為辨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失一篇次為駁正王叔和序例一篇皆不入卷

數其於傷寒論原文則六經各自為篇而以合病併病壞病痰病四類附三陽經末以過經不解差後勞復病陰陽易病三類附三陰經末每經文各冠以大意綱舉目析頗有條理故醫家稱善本焉康熙甲寅順天林起龍重刻方有執之書以昌此書附後各施評點極論昌之所註全出於剽竊方氏醜詞毒詈無所不加夫儒者著書尚相祖述醫家融會舊論何可遽非況起龍所評方氏則有言皆是喻氏則落筆即非亦未免先存成見有意吹毛殆門戶之見別有所在未可據為定論故今仍與方氏之書並著於錄焉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卷首

新建 喻昌 撰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大意

後漢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當世非民賴以生全傳之後世如日月之光華旦而復旦萬古常明可也斯民不幸至晉代不過兩朝相隔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觀卽傷寒論十卷想亦劫火之餘僅得之讀者之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口授故其篇目先後差錯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為校正太醫令王叔和附以已意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後人德之稱為仲景之徒究竟述者之明不及作者之聖祇令學者童而習之白首不得其解雖有英賢輩出卒莫能舍叔和疆畛追遡仲景淵源於是偶窺一斑者各鳴一得如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寔之流非不互有闡發然不過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見為仲景之功臣也今世傳仲景傷寒論乃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宋秘閣臣林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已所詮註之書也林億不辨朱紫菽粟謂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皆不及也又傳稱成無已註傷寒論十卷深得長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二家過於尊信叔和往往先傳後經將叔和衛翼仲景之辭且混編為仲景之書況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以錯亂聖言則其所為校正所為詮註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元泰定間程德齋作傷寒鈐法尤多不經明王履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竊疑之謂仲景書甚平易明白本無深僻但王叔和雜以已意遂使客反勝主而仲景所以創法之意淪晦不明今欲以傷寒例居前六經病次之類傷寒病又次之至若雜病雜脉雜論與傷寒無預者皆略去計得二百八十三條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八十三治雖有深心漫無卓識亦何足取萬厯間方有執著傷寒條辨始先

卽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然未免失之過激不若愛禮存羊取而駁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也其於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榮衛者分屬卓識超越前人此外不達立言之旨者尚多大率千有餘年若明若昧之書欲取而尚論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先振舉其大綱然後詳明其節目始爲至當不易之規誠以冬春夏秋時之四序也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者四序中主病之大綱也舉三百九十七法

分隸於大綱之下然後仲景之書始爲全書其冬傷於寒一門仲景立法獨詳於春夏秋三時者蓋以春夏秋時令雖有不同其受外感則一自可取治傷寒之法錯綜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學者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可見引伸觸類治百病有餘能況同一外感乎是春夏秋之傷溫傷熱明以冬月傷寒爲大綱矣至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一經爲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榮風寒兩傷榮衛爲大綱向也大綱混於節目之中

無可尋繹祇覺其書之殘缺難讀今大綱既定然後詳求其節目始知仲景書中矩則森森毋論法之中更有法卽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點出讀之而心開識朗不復爲從前之師說所燭浸假繇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彌光而吾生大慰矣知我罪我亦何計哉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叔和編次之失

嘗觀王叔和彙集扁鵲仲景華元化先哲脉法爲一書名曰脉經其於仲景傷寒論尤加探討宜乎顯微畢貫曲暢創法製方之本旨以啟後人之信從可也乃於彙脉之中間一彙說不該不貫猶曰彙書之常也至於編述傷寒全書苟簡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則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例一篇蔓引贅辭其後可與不可諸篇獨遺精髓平脉一篇妄入已見總之碎剪美錦綴以敗絮盲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五

替後世無繇復覩黼黻之華沉於編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語明是賈人居奇之術致令黃岐一脉斬絕無遺悠悠忽忽沿襲至今所謂千古疑城莫此難破茲欲直遡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如太陽經中證緒分頭後學已難入手乃更插入溫病合病併病少陽病過經不解病坐令讀者茫然譬諸五穀雖爲食寶設不各爲區別一概混種混收鮮不貽耕者食者之困矣如陽明經中漫次仲景偶舉問答一端隸於篇

首綱領倒置先後差錯且無扼要至於春溫夏熱之證

當另立大綱顯自名篇者廼惜然不識此等大關一差則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之旨盡晦致後人誤以冬月之方施於春夏而歸咎古方之不可以治今病者誰之過歟至於霍亂病陰陽易差後勞復等證不過條目中事耳廼另立篇名與六經並峙又何輕所重而重所輕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墜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六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失

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大意妄行編次補綴尚存闕疑一綫觀其篇首之辭謂瘕濕渴雖同為太陽經病以為宜應別論者其一徵也觀其篇中謂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旨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徵也觀其篇末補綴脉法分為二篇上篇仍仲景之舊下篇託仲景以傳猶未至於顛倒大亂者其一徵也第其不露補綴之痕反以平脉本名易為辨脉而陰行一字之顛倒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七

此吾所為譏其僭竊耳若夫林億之校正成無已之詮註則以脉法為第一卷矣按仲景自叙云平脉辨證為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則脉法洵當隸於篇首但晉承漢統仲景遺書未湮叔和補綴之言不敢混入姑附於後不為無見二家不察竟移編篇首此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詎能辨其孰為仲景孰為叔和乎然猶隱而難識也其序例一篇明係叔和所撰何迺列於第二卷豈以仲景之書非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無弊亦無先

傳後經之理況其蔓引贅辭橫插異氣寸瑜尺瑕何所見而崇信若是致令後學畫蛇添足買櫝還珠煌煌聖言千古無色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名比以長君逢君無所逃矣至其註釋之差十居六七夫先已視神髓為糟粕矣更安望闡發精理乎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八

駁正王叔和序例

王叔和序例傳習已久中人已深欲削去之而坊刻盛行難掩衆目姑存原文駁正其失以定所宗非故攻擊前賢實不得已之思耳

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中殺厲之氣也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九

引用內經足見大意然入一毒字便開過端

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

寒邪繇肌膚而入辛苦之人邪藏肌膚則有之若膏

梁輩冬不藏精者其寒邪且有藏於骨髓者矣是未

可以一端定也

至春變爲溫病

變字下得怪誕駭人設謂春氣既轉爲溫則病發

不當名傷寒當變其名爲溫病則正矣

至夏變爲暑病

此一語尤爲無據蓋暑病乃夏月新受之病豈有冬月伏寒春時不發至夏始發之理乎設謂夏氣既轉爲熱外邪當變名爲熱病則正矣

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

此一語更添蛇足設有冬時伏寒至春不發其邪本輕可知豈有反重於溫之理乎其誤始于楊操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繇冬時觸寒所致非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十

時行之氣也

內經但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未嘗言夏必病暑也

但言夏傷於暑秋必痎瘧未嘗牽引冬春也其意蓋

謂春月之病始於冬秋月之病始於夏耳此等關頭

不徹故以溫熱病並舉故謂暑重於溫

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

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

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未明傷寒先明異氣借客形主似無不可但傷寒要領全不挈出通篇有客無主殊不可耳

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為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斗歷占之九月霜降後宜漸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節後宜解也所以謂之雨水者以水雪解而為雨水故也至驚蟄二月節後氣漸和暖向夏大熱至秋便涼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即病者謂之傷寒也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十一

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為治不同證如後章

漫衍已意明異氣之輕重不同於仲景之文無涉況復所言紕謬 證如後章其意指篇後溫瘧風溫溫毒溫疫為言此無識之最者也然後來諸家偏奉之為祖詎非得所託而傳信耶真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矣詳辨附序例後

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水雪而有人壯熱為

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變為溫病

於字費解 到底說變為溫病直是誠淫生心

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疫也

此正春溫夏暑秋熱三氣主病之時何乃全不序及反重衍夏秋之異氣攪亂經常豈以三時原無正氣主病乎抑仲景論中原無綱領可求乎可見醫事自晉代已失所宗何況今日哉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十二

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以陽氣為暴寒所折而分病熱之輕重前云暑病重於溫從此左見耳 叔和未嘗序明溫暑病也茲云異氣病與溫暑病相似但治有殊然則溫暑病將何似耶將何治耶踈漏多矣

十五日得一氣於四時之中一時有六氣四六名為二十四氣也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未應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過者皆成病氣也但天地動靜陰陽鼓擊者各正一氣耳是以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

漫衍內經不見大意

是故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也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也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十一

此復始二卦之義引入序列不切

斯則冬夏二至陰陽合也春秋二分陰陽離也

此分至之義內經謂至則氣同分則氣異何等明顯

纔換合離二字便自駭觀

陰陽交易人變病焉

內經謂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何等圓活纔換交易

變病等字便費解此變溫變暑所自來乎

此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之剛柔也

內經謂養陽以涼以寒養陰以溫以熱所以然者從其根故也妙義合為疏出

小人觸冒必嬰暴疹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詳而取之

前云寒毒藏於肌膚此云須知留在何經而發何病非故自相矛盾其意實為溫瘧風溫溫毒溫疫作開山祖師也後人執辨其為一場懵懂乎

是以春傷於風夏必飡泄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於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十四

濕冬必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必然之道可不審明之

此傷於四時之正氣而為病者但內經先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乃至傷風傷暑以次遞及見春夏秋冬三時之病多始於冬秋冬二時之病多始於夏耳然飡泄與咳嗽兼涉內因惟傷寒傷溫傷暑方是外感之正仲景會此意故以傷寒立論而包舉溫暑在內如絲入扣始非不知而作若叔和引經止以春夏秋冬

爲序渾與流俗之見無別矣此岐路之紛趨所繇來者遠也

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告醫醫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皆宜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脉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

仲景之書叔和但言搜採其非寤寐神遊可知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十五

不窺作者之原漫無表章之實孰謂叔和爲仲景之徒耶

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食居亦異是故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悟者臨病之工宜須兩審也

仲景於黃岐之道以述爲作另闢手眼叔和凡引內經之文皆非典要安能發明其什一

凡傷於寒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若兩感於寒而病者

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陽之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脉上

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

二三日發以其脉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

卧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脉循脇

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此三經皆受病未入於府者

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

其脉布胃中絡於噎故腹滿而噎乾尺寸俱沉者少陰

受病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十六

燥舌乾而渴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

以其脉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此三經皆受病

已入於府可下而已

入府未入府少變內經入藏原文此處却精

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

口乾煩滿而渴二日陽明受之即與太陰俱病則腹滿

身熱不欲食讖語三日少陽受之即與厥陰俱病則耳

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

五藏六府皆受病則榮衛不行府藏不通則死矣

其得病陰陽兩證俱見其傳經亦陰陽兩經俱傳則邪氣彌滿充斥法當三日主死然必水漿不入不知人者方為榮衛不行府藏不通更越三日而陽明之經脉始絕也引內經微旨序兩感病甚精

其不兩感於寒更不傳經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

衰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

病衰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七

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

乾當作潤

已而嚏也十二日厥

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自凡傷於寒則為病熱至此皆內經熱論篇原文叔

和但增更不傳經八箇字便有許多牽強

若過十三日以上不問尺寸陷者大危

尺寸之脉深陷正氣衰微莫能載邪外出既已通經

其病不問誠為危候

若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當依舊壞證病而治之

仲景於壞證全不立法其太陽經之壞證知犯何逆

原用太陽經本法治之其少陽經之壞證知犯何逆

原用少陽經本法治之豈有更加異氣可雜用太少

二經諸法治之之理觀此則叔和漫不知壞證作何

解乃教後人遵用其法所謂一盲引眾盲相將入火

坑也悲哉

若脉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陽脉浮滑陰脉

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為風溫陽脉洪數陰脉實大者更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六

遇溫熱變為溫毒溫毒為病最重也陽脉濡弱陰脉弦

緊者更遇溫氣變為溫疫以此冬傷於寒發為溫病脉

之變證方治如法

叔和每序傷寒必插入異氣欲鳴已得也及序異氣

則借意難經自作聰明漫擬四變疑鬼疑神浸成妖

妄難經雖云傷寒有五其脉有變否變者辨也辨脉

定證也設使叔和稍為平易但云冬傷於寒至春重

感於寒其脉陰陽俱盛者名為溫瘧冬傷於寒至春

更過於風其脉陽浮滑陰濡弱者名爲風溫乃至溫毒溫疫俱順理立說則雖擬病失倫而大關不害爲正其如叔和未肯平易何後世但知叔和爲傷寒論作序例不識其草澤姦雄稱孤道寡故有晉以後之譚賢者皆僞統也今移論春溫大意并論溫疫大意二篇附序例後其詳載在春溫卷中

凡人有疾不時卽治隱忍冀差以成錮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尤

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藏則難可制此爲家有患備慮之要

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卽宜便治不等早晚則易愈矣如或差遲病卽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爲力服藥不如方法縱意違師不須治之

此巴人下里之音通國所爲和之者乎

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不在證治擬欲攻之猶當

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煩燥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

叔和筆力軟弱纏擾如此一段入理深譚正未可及後人不善讀者每遇陽明二三日下證藉爲口實延至六七日方下而枯槁無救者多矣此則於叔和何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尤

尤

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

引難經辭不達意最足惑人其意謂陽邪不解下入陰中以陽乘陰則爲陽盛陰虛故可下而不可汗然前云此三陰邪入於裏可下而已於理甚精此但云陽盛陰虛則陽邪或在本位而未入於府尚不可知安見其可下乎若然所云大滿猶生寒熱不可攻下之說自相矛盾矣

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

陽虛陰盛多有直中陰經之候汗之則愈譚何容易其意謂陰乘陽位則為陽虛陰盛故可汗而不可下然外邪初入陽分終非陰盛可擬難經有問有答即表病裏易不繹明引之

夫如是則神丹安可以誤發甘遂何可以妄攻虛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機應若影響豈容易哉况桂枝下咽陽盛則斃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十一

風邪入衛則為陽邪熾盛於表仲景用桂枝湯以解散肌表之邪正天然不易之良法也何反搆此危詞豈誤以寒邪入榮為陽盛耶夫寒邪入榮但為陰邪熾盛於表所以仲景於脉浮緊無汗者有桂枝之禁謂當用麻黃湯也即誤用桂枝亦未必遂成死證况於下咽即斃視等砒霜妄為鄭重叔和金不達仲景之旨毋怪後人之吠聲矣

承氣入胃陰盛以亡

即難經陽虛陰盛下之則死之說衍入承氣務以惑

人直中陰經之證大勢陰盛陽虛傳經傷寒之證大勢陽盛陰虛瘧證大勢陰陽更盛更虛內傷證大勢陰陽偏盛偏虛不可同語亦不必語

死生之要在乎須臾視身之盡不暇計日此陰陽虛實之交錯其候至微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而醫術淺狹懵然不知病源為治乃誤使病者殞沒自謂其分至今冤魂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仁者鑒此豈不痛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十三

歟

凡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而執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裏言巧似是其理實違夫智者之舉錯也常審以慎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變豈可詭哉世上之士但務彼翕習之榮而莫見此傾危之敗惟明者居然能護其本近取諸身夫何遠之有焉

兩感病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持說甚正惜

其不致詳耳

凡發汗溫服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促其間可半日中進三服若與病相阻即便有所覺病重者一日一夜當晬時觀之若服一劑病證猶在故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劑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當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至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三

七八日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證而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可與之也忽然大汗出是為自愈也

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為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愈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其禍不可復數也時氣病飲水能消不能消當與勿強與有次第

凡得病厥脈動數服湯藥更遲脈浮大減少初躁後靜此皆愈證也

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三十六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為災并中髓也

引用內經五十九刺之法治溫中竅

凡脈四損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四損脈五損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脈一至名曰五損脈六損一時死平人六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六損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脈陰陽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脈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脈至乍疎乍數者死脈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
卷首

三

至如轉索者其日死讞言妄語身微熱脈浮大手足溫者生逆冷脈沈細者不過一日死矣此以前是傷寒熱病證候也

引損脈入傷寒大謬 按仲景遵內經熱病之旨作傷寒論明以內經為例叔和可無序也即欲附贅引內經原文發明切要以便後學足矣其插入異氣夢衍繁文誠何心哉豈以仲景所無煉石足補天缺耶則自勒一家言另編其後聽人之從違可耳乃造不